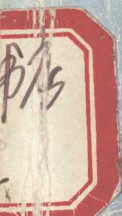


女捕頭

(台灣)

臥龍生 著



女捕头

(台湾) 卧龙生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八月

内 容 提 要

庐州知府程砚堂，一袭轻袍，端坐在花榭中，似是品茗，却许久不见动静，仆人颇觉蹊跷。伸手一摸，方知气息早断。

知府衙门晴天一声霹雳。

刑案、总捕头竟察不出蛛丝马迹；名医会诊也不明病理。

正值此时，一位娇艳非凡的白衣少女急奔而来，此人乃知府大人爱女程小蝶。程小蝶在天山随异人学艺数载，告假还乡，却碰上这等不幸。她急悲交加，急如脱兔，径向父亲奔去。总捕头郭宝元一个大翻身挡住小蝶；小蝶咄咄逼人，全无少女柔弱羞之态，玉手一挥，郭宝元挡驾之际顿感有百斤之力。程小蝶察看父亲片刻，语出惊人，道出父亲为一种奇毒阴险的玄阴寒冰掌所伤。此掌能使人行血凝结，心脉窒息，瞬息间把人冰僵，却留下微微生机，但若十二个时辰内不能解救，这生机便自然熄灭。

一息尚存的生机，牵扯着错综复杂的官府纠葛、武林恩怨。女捕头程小蝶率众豪杰喋血江湖。

庐州知府程砚堂，一袭轻袍，坐在花榭中的太师椅上，前面雕花的木案上，沏了一杯茶中极品的武夷雀舌，散发着清幽的茶香，好一幅悠然自得的画面。

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日理万机的知府大人，是很难得有这么一个独享寂寞的时刻。

花榭外秋菊怒放，黄、白竞艳。

傲视秋霜冠群芳，不借春风自传香。

花香扑鼻，茶香沁心。

但侍候知府大人的书童程福，越看越觉得苗头不对。

快一个时辰了，知府大人一直在静静地坐着，连坐姿也未变一下，最可疑的，还是面前放的那一杯雀舌，杯盖未揭，显然是没有动过。

这是程知府最喜欢喝的茶，喝茶又是他唯一的嗜好。

雀舌的产量有限，购得不易，程知府虽然是四品皇堂的身份，但也不是日日能喝，三五天沏一杯，品茗自慰，以解辛劳，非常珍惜。

为什么竟让最喜爱、珍惜的一杯雀舌，由热放冷，未曾沾唇？

程福缓步走近知府大人的身侧，转头看去，只见程知府双目紧闭，既非在赏花，也不似在睡熟样子，伸手一摸，气息早断。

程福心头惊动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但他久年追随程知府，

经历了不少官场中的事情，此时此刻，绝不能惊慌失措，乱了方寸，既未大喊大叫，也未移动尸体，奔出花榭，闯入内宅，禀报了夫人。

程夫人出身于书香之家，大变惊心，仍然能保持镇静，先遣人去召请掌理刑案的刘师爷和郭总捕头到花榭见面。

又下令守护园门，仆人丫环，未得她允准，一概不准进入花园，然后，才随着程福，赶往花榭。

人在花榭外，停下了脚步，取出一方绢帕，拭去了脸上汗水，待喘息稍定，才举步行入花榭。

程知府仍然静静地坐着，秋风穿窗而入，飘起他轻袍一角，看上去仍然是那么安详，哪里象已死的人。

不过——

程夫人心中明白，程福不会说错，程知府如果还活着，早已听到她急促的喘息之声，起身接她了。

心中虽明知良人已去，但程夫人仍有着举步维艰的感觉。因为，短短几步路，即将证明了这个残酷的事实……。

程夫人好希望几步路，化成了迢迢千里，永远也走不到程知府的身边，使心中一丝希望之火，不致完全熄灭。

但闻急促的步履声传入耳际，同时响起了两个声音。

“刑案刘文长，”

“捕头郭宝元，”

“见过夫人！”

两个人来得好快！

程知府的内宅，就在知府衙门后面，距离不远，两个人也正好都在班房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知府突然死亡，事关重大，两上都担了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立刻吩咐程福，准备了两副笔砚，分摆在花榭南、北两端，让他们各开一张药方出来，看他们闹的什么把戏。

程福顺便搬来了几张木椅，让程夫人、刘师爷和郭总捕头坐下来。

郭宝元心中暗道：

“知府大人明明已经死了，这两个鬼大夫竟然不肯说出来，而且还要作茧自缚地开药方子，读书人的名堂，倒是多得很啊！”

程夫人不停用手帕拭着泪水，咬牙苦忍，没有哭出声来。

刘文长一脸肃然，端坐不动，心却千回百转的在想主意，如何才能摆平这件麻烦事情？

片刻之后，两位大夫，各书好一张药方。

刘文长接过赵大夫的药方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知府大人身寒似冰、躯体已僵、脉搏早停，但生机未绝，赵某人医术浅薄，瞧不出何病如斯，其症之怪，似已非凡间药物能医，但大伤不损，大盈若朽，故赵某人不敢断言知府大人已经死亡矣！”

刘文长暗暗忖道：“这位赵大夫，言在意外，措词狡饰的工夫，竟也不在我这刑案老手之下了。”

接过了周大夫的药方看去，竟也是一篇文过饰非的杰作，只见写道：

“知府大人的病情，有如雪中藏躯、血脉僵滞、似死还生，难云已真道死亡，春风虽可化雨，难解九纲之寒，烈焰虽可溶铁，必毁形躯无存，如何取寒、热交聚之法，才能下起死回生之药，事难矣！”

刘文长默读着两张药方，心中忖道：

“两位大夫藉医术上的成就，似在传递一种讯息，只是一时间很难叫人了解，郭宝元精明干练，已是天下名捕之一，不知他能否看出一些头绪来？”

心中思索，人却向郭宝元看去。

因为，他不知郭总捕头是否也通达文墨，如果他识字不多，这两张书柬传过去，岂不是要他当场出丑了？

“文长兄！”郭宝元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可否让兄弟看看这两张药方子？”

“好！好！两位大夫都认为知府大人的生机未绝，但却又返魂无术，不敢轻易下药！”刘文长目光转注到程夫人的脸上。

事情实不宜再拖下去，刘文长借两位大夫的药方，明白的告诉程夫人了。

“我看得出来，拙夫如还有一口气在，岂会全无反应，刘师爷！不用再掩饰了，该怎么办，你们就下令办吧！”程夫人泪如泉涌，终于低声哭了出来。

“是是是！文长身受大人提携之恩，必将竭尽所能，查明内情，给夫人一个交代。”

刘文长把手中两张柬贴交给了郭宝元，目光却一掠赵、周两人，接道：“事出非常，只怕还要借重两位大夫的医学才识，帮忙一二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是要把两位大夫留下来了。

在君王集权时代，统治一方的知府大人，突然暴毙，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如果无法把案情作明白的交代，不知要有多少人受到株连。赵、周两位大夫，也明白关系重大，相互望了一眼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是！大人吩咐，草民等理当遵从！”

这当儿，副总头陈刚带领着八个佩刀的捕快和仵作，赶到了现场。

这批人手已到，在花榭四周布下了卫哨，立刻把威武、紧张的气氛带了出来。

郭总捕头看过了两张柬贴之后，似是触动了什么，双目神凝，陷入冥思，连陈刚走到身侧，都没有感觉。

夫人！先请回休息吧！事情如有眉目，文长立刻向夫人禀报。”

“如果不妨碍诸位办案，我希望留下来！”程夫人拭去了脸上泪痕，坚强地说。

“好！属下正有一些不明之处，要向夫人请教了。”郭宝元摆出了一副问口供的派头。

程夫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总捕头怀疑到我了……”

“郭兄！”刘文长接道：

“夫人伤痛正深，说话的措词要和缓一些。”

“夫人不要误会，此案怪异莫测，两位名医，都不敢用死亡二字！”郭宝元道：“属下破案心切，话语直来直往，如有失礼之处，还望夫人包涵。”

程夫人轻轻叹一声，道：

“你有话就直截了当地问吧！”“府中上下人等，一共有几位？”

“两个丫头、小女，一位奶娘、两个车夫、两个护卫、一位厨师、书童程福，还有一位整理花圃的园丁老王。”

“算上夫人、小姐，一共是十二口人。”

“再加上砚堂，是十三口人。”

“陈刚！去召集府中所有的人，齐集于大厅之上，等候！”

郭宝元双目中神光闪动，气势也有点逼人。刘文长一皱眉，欲言又止。

他觉得郭宝元这举动有点过份，但又不便劝阻。

陈刚带了两个捕头，快步而去。

程夫人好修养，竟也一言未发。

“两位大夫！”郭宝元的目光转注在赵、周两人身上，道：“这世上有没有一种药物，吃下去之后，能让人血脉僵滞，无痛无觉地死去？”

突来的一问，竟使两位名医困住了。

思索了良久之后，赵大夫才缓缓说道：“僵滞气血的大寒药物倒有，但不能立刻致命，也不能使服药人全无痛苦的感觉。”

周大夫道：“任何内服的毒性药物，都是征象可寻，也许可以瞒着普通的人，但绝对逃不过我和赵大夫的双目。”

郭宝元道：

“就医道而言，周大夫对知府大人之死，有什么解释呢？”

“我说不出死亡的原因，只能从医学上提出一些看法。”周大夫道：

“知府大人似是突然被置入了寒窟冰穴之中，全身行血、内脏，都在极快速中凝冻起来，说他死去了，却似生机未绝。这种怪异非常的病情，大大地超出了病学常情之外，这就是周某和赵大夫不敢用药的原因。”

“就算赵某和周大夫，冒死下药，知府大人也无法下咽。”

郭宝元道：“多承指教！两位大夫应该可以回去了。”

刘文长点点头，道：

“总捕头既如此说，两位大夫就请吧！”

“多谢两位大人！”赵、周如获大赦，急急离去。

“总捕头似是已经手握智珠，不知可否说明一下，我丈夫的死亡原因呢？”

“只能说略有概念，还得一番求证，才能理出线索。”郭宝元道：“眼下最重要的事，是如何处理大人的尸体？夫人可有高见？”

“两位大夫，都认为我丈夫还有生机，自是不宜入土下葬了。”

“夫人明鉴，属下也是这个意思，知府大人遇此意外，属下等责任重大，如此奇案，上宪必然追查，留下尸体，以作复查的依据。”

“郭兄！这件案子，恐非布政司、刑部所能了结，我看，连皇上也要惊却了，圣旨责怪下来，只怕郭兄和我，都无法脱去干系？”刘文长道：

“问一个护侍不周，革职归藉之罪，就是最轻的处分了。”

“刘大人！”郭宝元苦笑一下，道：“查不明大人死因，三五年牢狱之灾，怕是免不掉了，一旦圣上震怒，连性命也可能不保。”

“如此的连累两位，妾身心中就更不安了……”

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，我要看我爹呀！”

程福道：“是小姐来了。”

郭宝元道：“夫人！令媛几岁了？”

“虚岁十七，程福去告诉她，在厅中等候。”

程福转身欲去，郭宝元却接道：“不要阻拦小姐，请她进来吧？”

“但愿她能受住这沉重的打击！”刘文长道：“不要一波未平，一波再起。”

程夫人垂首流泪。

郭宝元目光炯炯，凝神望去，只见一个长发披肩，全身白衣的少女，在陈刚随护之下，急奔而来，衣袂飘动，竟是一双天足。

闺阁千金，竟未缠脚，大大出了郭宝元意料之外，也引得郭宝元心中一动。程小姐奔入花榭，便向父亲扑去，动作快速，迅如脱兔。

郭宝元一个大翻身，挡在白衣少女的身前，沉声道：

“小姐！令尊不能碰。”

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，杏眼桃腮，娇艳非凡，除了没有缠出一对三寸金莲之外，很难挑出一点毛病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数年已过，在天山学艺的小蝶已经长大成人了。

程小姐很快的收住了去势，眨动一下眼睛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令尊身受重伤……”

“那为什么还不送医呢？”

“小姐！名医束手啊！”

“你是说，我爹已经死了？”

她言词犀利，咄咄逼人，全无少女柔弱羞涩之态。

郭宝元愣了一下，道：

“大夫说，令尊血脉僵滞，气息已断，不过生机未绝。”

“那我就更要看了，你给我闪开！”

右手一挥，竟向郭宝元推撞过去。

好蛮的小姑娘！

郭宝元随手一挡，小臂上隐隐有麻疼之感，这一撞的力道，至少有百斤左右。心中蓦然一惊，借势退开两步。

白衣少女伸出一双精巧的玉手，轻轻的抚在程知府的脸上，一瞥秀眉，又抓住父亲双手，仔细查看起来。

“姑娘！看出了什么没有？”

白衣少女神情冷肃，放开父亲，抬头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庐州捕头郭宝元。”

“是专责缉拿盗匪的捕头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不捉拿凶手，我爹是中了别人的暗算啊！”

“小蝶！你胡说什么啊？郭捕头是当代名捕，阅历丰富，早有主见！”程夫人道：“大人在说事情，小孩子不要插嘴。”

“娘，我不是胡说啊？”

“住口！”程夫人大声喝止女儿。

程小蝶嘟起了嘴巴，不再说话，退到了母亲身侧。

“夫人！令媛出言惊人，却又十分有理，郭某人正要向小姐多多领教。”

“她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，而且，长年在外，此番回家探亲，只有三天时间，只怕很难提出有助案情的意见。”

“夫人！有志不在年高，才识为先，小姐之言，一语中的……”郭宝元道：“令媛的高明，也许能使知府大人有还魂重生之望，这也是她一番孝心，夫人何不让令媛畅言所知呢？”

程夫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黄毛丫头！真会有这种能力吗？”

“夫人一旁观察，当知郭某所言非虚了。”

程夫人点点头。

“小姐身负绝学，郭某人失敬了。”

“不用客气，先救我爹要紧！”

“郭某也瞧出了知府大人可能被一种奇毒、阴寒的武功所伤，只是郭某虽知其然，却不知其所以然，还望小姐指点一二，如何才能救令尊？”

“唉！可惜我师父送我进入了庐州城内，就立刻他去！要是她老人家在此，一定有办法救我爹了。”

郭玉元听得脸上发热，道：“令师是……”

程小蝶接道：“我师父不喜欢别人知道她的名字，连我爹也不愿见，所以，过门不入。”

“既是一位不愿显世的高人，郭某也不强求，但令尊伤在什么武功之下，如何施救？姑娘总可以说出来吧！”

程小蝶行近父亲身前，一双玉手，在父亲身上，按摸了一阵，道：“玄阴寒冰掌，能使人行血凝结、心脉窒息，功力深厚的人，掌风能够如寒冰透体，瞬息间把人冰僵，却留下不绝的生机，所以，父亲还没有死……”

“玄阴寒冰掌？”郭宝元脸上是一片讶异之色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那是说大人真的还有救了？”

“十二个时辰之内，可以解救，过了明天未时，就算找到我师父，也是无能为力了，还有十个时辰，郭捕头，你快些想办法呀？”

“小蝶！你说的是真话吗？”

“娘！什么时候啊！我还敢胡说八道吗？”

“对！对！刘师爷、郭捕头，你们快些想办法啊？”

“夫人！玄阴寒冰掌，是一种非常高深邪恶武功，郭某只是听一位武林前辈提过，令媛却能如数家珍一般，说得头头